

倚荒庭。月日秋霜。

枯心不改，且笑参商。

几回梦魇难消。

赖有满河明灯相照。

箫楼·著

# 月满霜河

YueMan  
ShuangHe 上



沈阳出版社

蒨羌清芬。朗日秋霜。  
初心不改。且笑参商。

几回梦魇难消。

赖有湍河明灯相照。

# 湍河 月满霜河

箫楼·著

上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月满霜河. 上 / 箫楼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 
2010.10  
ISBN 978-7-5441-4304-2

I. ①月… II. ①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  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0) 第 186982 号

---

出 版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印 刷 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 阳 出 版 社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印 张: 37

字 数: 65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 鲁莎莎

装帧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罗 健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---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304-2

定 价: 49.80 元 (全二册)

# 目录

上

引 1

第一章 相见难欢 7

第二章 试玉 17

第三章 少年心事当拿云 29

番外 打雀英雄传——谢府姨娘们的马吊大战 43

第四章 君心只在凌烟阁 51

第五章 竹庐惊梦 61

第六章 长歌起 75

第七章 信任 85

第八章 胸有雄兵 95

第九章 云海之鹰 107

第十章 垂髫梳罢灵犀通 121

# 目录

第十一章 春风入夜来 133

第十二章 月满霜河 149

第十三章 紫凤初鸣 161

第十四章 风尘出奇侠 175

第十五章 书中自有寰宇志 188

第十六章 才会相思、便害相思 200

第十七章 玉堂春酒暖 2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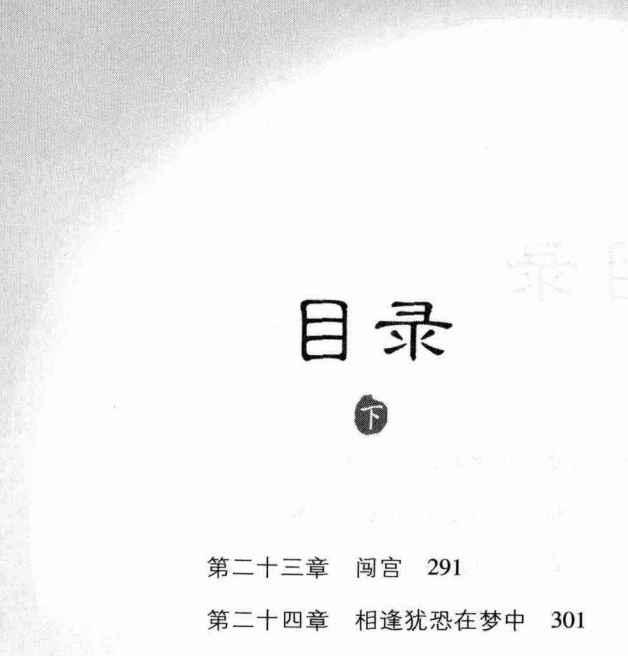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章 空翠湿人衣 224

第十九章 多情却被无情恼 236

第二十章 惊雷 250

第二十一章 风波恶 265

第二十二章 惊见云中字 279



# 目录

下

- 第二十三章 闯宫 291
- 第二十四章 相逢犹恐在梦中 301
- 第二十五章 十年伤疤已成痂 315
- 第二十六章 疑云 324
- 第二十七章 直道相思了无益 334
- 第二十八章 弥天错 344
- 第二十九章 千里归途喋血路 354
- 第三十章 嶙峋突兀是人心 364
- 第三十一章 太清春回 380
- 第三十二章 心似指南石 393
- 第三十三章 孤勇 409
- 第三十四章 谁无痼疾难相笑 424
- 
- 
- 
- 
- 
- 
- 
- 
- 

# 目录

- 第三十五章 旧事如天远 439
- 第三十六章 幸有心事难成灰 450
- 第三十七章 蚌伤成珠 461
- 第三十八章 马踏雄关箭指心 474
- 第三十九章 云中幼雀终振翅 485
- 第四十章 世上已无陆元贞 496
- 第四十一章 骏马星驰始见君 507
- 第四十二章 战地斜阳犹比翼 519
- 第四十三章 百劫执手仍相待 532
- 第四十四章 剖心疗毒叹黄花 545
- 第四十五章 如此良辰如此夜 555
- 尾 声 565
- 番外 小谢的婚后生活 574



雪，铺天盖地的雪。

殷国景安八年冬天的大雪，让很多涑阳人终生难忘。

雪是从十月底就开始下的，绵绵不绝。即使偶尔晴上两日，未等积雪融化，又有一场大雪悄无声息地降落。

瑞雪兆丰年的喜悦没有多久便被这场二十多年来罕见的大雪冲散，涑阳城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，衬得人们的脸色也是一片苍白。出行不便、柴价米价暴涨、病弱孤残在严寒中凄凉地死去，帝都人都被这阴沉的天空和连绵的大雪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

而这年冬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，更让本已人心惶惶的帝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之中：骠卫将军谢朗，要在十二月十九这日，东市问斩！

罪名：里通丹国、暗中策动神锐军军变、谋害御史台大夫。

就是那个曾被殷国上下视为民族英雄、忠贞名将的谢朗？那个胆智超群的少年英雄，如阳光般灿烂张扬的涑阳小谢？曾经率领一千骑兵，闪电奔袭，深入丹境六百余里，斩敌三千、拔了丹军王旗、全身而返的骠卫将军，居然里通丹国！那以忠义骁勇而闻名、立下赫赫功勋的神锐军，竟然在谢朗的阴谋策动下全军哗变、据城作乱！

而谢氏嫡房独子、柔嘉公主的未来驸马、前程似锦的谢朗，竟然因为阴谋败露，暗下剧毒，谋害查案的御史台大夫！

许多人不相信，却不得不信。

玄贞门外御诏高贴，黄绫黑字、千钧之笔、朱红之印。

最末一句——

十二月十九日午时三刻，东市问斩！钦此！

“谢将军，你可有话要本官转告令尊？”

干枯的脸、满面皱纹，瘦小的身子努力支撑着稍显肥大的官服，让人很难相信，他就是朝廷正三品大臣，刑部尚书郭焕。

他微眯着眼，看着眼前这张俊朗的面容、这虽经三个月的牢狱却仍英挺的身形，心中颇为感慨。

他与谢朗之父谢峻同朝为官，同为正三品大臣，二人又同为显庆六年的进士。可以说，他是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从粉妆玉琢的孩童，长成了英姿勃发的七尺男儿。

今日，他却要作为监斩官，验明其真身、亲下斩令，看其血洒东市、命赴黄泉。

谢悯怀啊谢悯怀，这可要对不住你了。不是我不想保你的儿子，实是证据确凿、龙颜震怒啊，更何况……

郭焕捋了捋颌下稀疏的几绺胡子，清了清嗓子，道：“谢将军，时候不早了，若是有话要转告给令太祖母、令尊，就说吧。”

雪，下得越发大了。

空中仿佛有成千上万的白蝶在翩然飞舞。劲风吹过，又仿佛有人在踏着九歌之曲，回风舞雪，搅破天地间的冷雾，飘落一地冰寒。

法场内外，数千双眼睛，都穿透风雪，望向法场中央那个傲然而立的身影。

谢朗微微仰头，看了看满天飞雪，又环顾四周。

东边，满面哀伤之意看着自己的——是陆元贞。

西面，额头青筋暴起、被几名部下死死拉住的——是骁卫军的翊麾校尉郝十八。

远处隐隐传来的哭泣声，好像是二姨娘的丫头红蕖的声音。

真好。虽奇冤难雪，却没有累及他人，看来陛下对王爷、对谢家还有几分眷护之心。

谢朗面上露出一丝释然而又近乎顽皮的笑容，可转瞬，笑容又带上了几分苦涩。

他扭头望向北面天空。什么都看不到，天地之间，唯有风雪呼啸。

我，等不到你回来了。

通化门。

因为大雪，除了运送柴米油盐的车辕，几乎再无人马进出通化门。守城卫士们也站不到一刻，便轮流躲到垛房里烤火。

已近正午时分，只听得马蹄疾响、鞭声劲催。卫士们还来不及亮戟喝问，骏马已激起数尺高的雪尘，消失在漫天大雪之中。

有卫士欲追赶，同伴将他拉住。

“那是平王府的铁甲枣骝驹，你找死吗？”

马上之人，水蓝的衫、灰色的氅，披满一肩白雪。喝马声在风雪中传来，急促而带着几分嘶哑。

骏马所去方向，正是距通化门不远处的东市。

“大人，午时三刻已到。”刑部主事轻声禀道。

谢朗抬眼望向郭焕，“烦请郭大人转告我太奶奶和爹一句话。”

“谢将军请说。”郭焕微笑着说道，心中却赞了一句：这小子，倒是个不怕死的种，这个时候了，还这么从容镇定。

谢朗眉目间锐意忽浓，声音冷静而坚决，“谢朗不孝，却一直谨守谢氏家训，此去无愧于天地，请二老保重！”

有人放声大哭，“少爷！”“将军！”

郭焕微微点头，转身走上监刑台，目光与观斩的雍王一触即分，雍王嘴角露出一丝难以抑制的笑容。

“午时已到，斩讫报来！”

写着血红大字的斩令如同地狱阎罗的索命牌，啪然落地，法场外围着的数千民众顿时一阵骚动。

陆元贞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

郝十八目瞪口呆，慢慢跪落在雪地上，十指紧抠着膝下的积雪，关节“喀喀”作响。

谢朗反而笑得更加轻松了，但无论行刑官如何推搡，他始终没有低下头，就这么直挺挺地站在肆虐的风雪之中。

他就这么坦然地站立，好像身后仍统领着浩然大军。

仿似在他面前的，仍是敌人的千军万马。

仿如他仍长缨在手、银甲在身。

行刑官无奈，只得对刽子手摇了摇头，退开数步。

刽子手深吸一口气，斩刀平端，微微眯了眯眼，再猛然大喝一声，雪花乱舞，



刀光乍起，疾削向谢朗颈侧。

陆元贞双膝发软，眼见就要跌坐在雪地中，却听到一声怒喝。

“刀下留人！”

伴随着这声怒喝，挟着雷霆之力，从人群外掷来一件灰氅。

刽子手的刀在距谢朗颈侧约数寸处，被这灰氅撞得脱手落地，刽子手更承受不住这股力道，蹬蹬退后几步。

所有人尚未反应过来，蓝色身影从马鞍上腾起，右足力踏马头，纵向人群上方。她双足急点，连踏数人肩头，再运真气，仿似羽游于天，于瞬间落在法场中央、谢朗身侧！

陆元贞猛然睁开双眼，郝十八急速站起，红萼也止住了哭泣。

围观的人群如同沸腾了的水，急速往前涌，又在禁兵的长刀威喝下往后退。

法场内外，乱成一团。

喝声初起，谢朗眼中神光剧闪。他呼出一口长气，慢慢转头，正对上落在自己身侧的身影，对上那双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双眸。

你，终于来了。

雍王霍然而起，喝道：“有人劫法场，拿下！”

禁兵们急拥而上，蓝衫女子将握着一块玉牌的左手高高举起，厉声道：“我乃奉旨彻查渔州兵乱、御史大夫暴亡案特使，天清阁阁主薛蘅，谁敢上来？”

雍王急走至监刑台边，怒指薛蘅，暴喝道：“两个月期限已过，圣令昭然，谢朗罪行滔天，午时处斩。你扰乱法场，该当何罪？”

薛蘅秀眉一挑，运足真气，法场内外数千人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谢朗一案，实属蒙冤。我奉圣命，已经查得分明，并有人证物证，可证谢朗清白，以免圣上被小人蒙蔽，冤杀忠臣。这闯法场之罪，我自会一力承担！但行刑之事却需推后，待我入宫向圣上呈上证物，真相将大白于天下！”

雍王连声冷笑，“薛阁主，这恐怕由不得你了。斩令一下，不可推后。要怪，只能怪你未在两个月的期限内赶回来！”

他将手一挥，“拿下，行刑！”

薛蘅早已拔剑，剑横胸前，森寒剑刃照亮了她的眉眼。

“雍王殿下，你今日无法擒下我。若是一意斩了谢朗，不怕真相大白后，陛下的雷霆之怒吗？”

雍王将心一横，面色更加阴沉，冷冷道：“拿下，斩！”

禁兵们再度向前冲，陆元贞、郝十八等人热血上涌，冲破阻拦，围至谢朗身边。

郝十八双目圆睁，喝声震耳欲聋：“不怕死的，就来吧！”

激战，一触即发。

大雪仍在簌簌下着，落满了薛衡的剑刃，也落满了谢朗双肩。

素服而立的谢朗，却只静静地望着薛衡，仿佛身遭一切都与他无关。看着她与雍王针锋相对，看着她拔剑怒喝，他忽想起她北上查案之前，到天牢来看自己，却只说了冷冷的两句话：“你还没死？要死，你也得等我回来后再死！”

他忽然笑了起来，笑容一如既往，阳光般灿烂。

薛衡却不看他，紧握剑柄，目光冰冷，直视禁军。

天清阁阁主名满天下，禁军不敢轻敌，前排执枪、后排握戟，列队慢慢逼近。

“慢着！”

监刑台东面一直坐着的一位清癯老者站起身来，走下监刑台。禁兵们听得分明，唬得纷纷让开。台上雍王眉头深锁，与刑部尚书郭焕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老者负手走到法场中央，望向薛衡。

薛衡松了口气，收剑行礼，“请德郡王主持公道。”

德郡王盯着她看了片刻，沉声问道：“人证物证，能证明谢朗清白？”

“人证物证，经得起三司会审。谢朗确系冤枉，幕后主使另有其人。”薛衡坦然回望着他。

德郡王点了点头。雍王焦虑，向郭焕使了个眼神。

郭焕进士出身，入翰林后专攻刑法，后由刑部主事、郎中、侍郎，升至刑部尚书，精通律法。他急忙下台，大步走至德郡王身后，小声提醒道：“郡王，依本朝律法，斩令一旦发出，除非有圣上旨令，不得收回。”

德郡王淡淡道：“那就请薛阁主入宫，去请圣上旨令。”

“依律法，斩令发出后一刻钟内，需得完刑。”

德郡王皱了皱眉头。雍王也走了过来，望着薛衡，唇边挂着一抹冷酷的笑容。

德郡王沉思了一下，忽然伸手解下身上紫袍，披在了谢朗肩头。

薛衡大喜，雍王却赫然变色。

本朝之初，名将聂晨蒙冤，法场行刑之时，贤王赶到，将御赐王袍覆在聂晨的身上，行刑官只得依律法推后一个时辰行刑。

同时吴王进宫，力劝太宗，太宗终于下了诏令，暂缓行刑，从而救下聂晨一命。后来聂晨洗清冤屈，威震边关，驱除狄虏，成为一代名将。

贤王却因为王袍覆囚之举，被削了王爵之位，但也成就了殷朝一时佳话。

德郡王乃当今圣上景安帝的亲叔叔，年高德劭，且景安帝得以承继皇兄之位，德郡王功不可没。昨日他提出要来观刑，雍王便知定是平王在背水一搏，果不其



然，关键时候，德郡王竟不惜被削王位，也要力保谢朗。

雍王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一个时辰。”

德郡王望向薛蘅，“你听见了吗？只有一个时辰。”

一个时辰！

一个时辰内，要在这大雪之中，由东市赶到皇宫，要觐见圣上陈明一切，再由圣上下旨赦人。

更要命的是，景安帝今日去了太清宫，并下令不见任何臣子。

何况，这一路往太清宫，不知暗中有多少弘、雍二王的人布下的重重关卡！

陆元贞吸了口冷气，当机立断，趁没人注意自己，悄悄往外退。

薛蘅看向谢朗，目光在他面上凝住，嘴唇微微动了动，“臭小子，要死，你得等我回来后再死！”

不过这句话，她没有说出口。

这里是刑场，不是天牢。

她转头，拔身，抛下一句：“多谢郡王！”

蓝色身影如同闪电，撕开漫天雪花，越过人群，纵身上马，疾驰向皇城。

雍王眼锋微闪，默然做了一个手势。

剧变迭生，围观人群早就看得呆了，鸦雀无声。

天地之间，唯有风雪呼啸，素羽飞卷。

谢朗望着蓝色身影远去的方向，忽然咧嘴坏笑了一下。然后，他用尽全部力气，大声喊道：“蘅——姐——”

“蘅——姐——”

东市，长街，他这清亮高亢的声音穿透飞雪，久久回响。

马背上的薛蘅身子一僵，回头看了看，可是人群黑压压一片，她看不见他的身影，但他的笑容仿佛就在眼前。

“蘅——姐——”

她的眼窝一热，狂抽身下骏马，身形几乎腾在半空，驰向皇宫。

谢朗笑了笑。

蘅姐，我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唤过你了，你以后可不能再为这个，恼我、骂我、不理我了。

他转身，望向德郡王，朗声笑道：“反正还有一个时辰才挨那一刀，不知郡王可有兴趣，与谢朗对上一局？”



【第一章】  
相见难欢

殷，景安五年。

三月末，涑阳郊外西山的桃花已经落尽，落花红红白白、飘飘洒洒铺满山间，衬着山峦上的碧萝翠树，山脚下的一带绿水，暖意融融。

这里本为荒山野岭，但八年前，有位青年在此赤手空拳力毙两头猛虎，轰动涑阳，更因此而被景安帝赏识，提入军中，平步青云，成为天下闻名的燕云大将军。

从此，涑阳的王公贵族们纷纷涌来此处，以行围打猎、狩猎为乐，一时成为殷国风尚，倒将皇族正儿八经的南苏围场给冷落了下来。

这日申时，山间犬吠声忽盛，大队人马跟着猎犬由山峦上席卷而下，追赶一头野鹿。

野鹿的双眼惊恐万分，跳跃着东躲西藏，却躲不开高超猎人的围追。猎犬越发器狂，野鹿愈加悲愤，它嘶鸣着，在包围圈中横冲直撞。

包围圈外，一名穿紫色劲装的少年侧头笑道：“柔嘉，你想要捉活的，怕是不行了。”

他身边少女约十四五岁，穿浅绿色劲装，身形轻盈袅娜，奔到前方一黑衣少年身边，语带央求：“明远哥哥，能不能不伤它，将它擒下？”

黑衣少年俊眉微皱，想了想，回身走向那紫衣少年，“请王爷助谢朗一臂之力。”

紫衣少年含笑点头。少女却怕伤了那野鹿，拉着黑衣少年的衣袖摇了摇，“明远哥哥，要是没有把握，就放它走吧。说不定有小鹿在等着它呢。”

“柔嘉，你放心吧，肯定没有小鹿在等它。”紫衣王爷笑出声来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少女清眸如水，仰头望着他。

黑衣少年谢朗从箭囊中取出六支长箭，一一折断箭头，递了三支给紫衣王爷，回头笑道：“柔嘉有所不知，这是头刚刚成年的雄鹿，当然没有小鹿在等它。”

少女虽不知如何分辨未成年的雄鹿，却也放下心来，见谢朗右手轻摆，便微笑着，如同小鹿般跳开几步。

长箭慢慢搭上弓弦。

猎犬在主人的号令下，只将野鹿围住，不再吆喝追赶。野鹿趴在草地上剧烈喘气，似是力竭，但它的眼睛透着猩红，仿佛在等待着，做殊死一搏。

扎步、吐气，谢朗和紫衣王爷运力拉弓。巨弓“吱呀呀”轻响，弓弦渐被拉到极致。

谢朗穿的是劲装，随着这拉弓之力，他胸前衣衫慢慢绽开，露出贲张的肌肉。绿衣少女本盯着野鹿，慢慢地将视线转到他身上，再也移不开来。

大弓拉满，谢朗与紫衣王爷同时劲喝出声。侍从们会意，迅速散开来，齐声大喝。野鹿正惶惶不安，惊得猛然立起，前蹄悬空。

六支长箭挟着劲沛真气射出，只在空中“嗤”地闪了闪，几乎同时射中野鹿胸腹数处。野鹿嘶叫一声，滚翻在地。

侍从们拉着大网扑过去。野鹿仅仅挣扎了数下便不再动弹，侧躺在网中，呦呦低鸣。

“还是明远哥哥最棒！”少女娇笑道。

“死丫头！眼中就只有你的明远哥哥！”紫衣王爷赏了她一记板栗。

少女抱住他的左臂，轻晃着笑道：“皇兄是英明神武的平王殿下，自然不需柔嘉再夸了！”

平王笑了笑，幼妹虽偏心，但他也看得清楚，自己的三支箭稍稍落后于谢朗的箭势。他看向谢朗，“下次赛箭，小谢别藏私，与本王正式比一场。”

谢朗正拉弓而立，闻言转过头来，意兴横飞，“这话可是王爷说的，别到时输了，又来寻我的晦气！”

平王大笑，正要说话，少女忽然叫道：“快看！”

平王与谢朗同时转头，只见那野鹿身上，不知何时停了只黑鸟。

鸟如云鹤般大小，浑身羽毛黑亮，在野鹿身上跳来跳去，头微微歪着，似是好奇这大家伙为何躺在地上不能动弹。

少女看着这黑鸢，心中喜爱，恨不得即刻将它带回宫中喂养。

“明远哥哥，我想要这只鸟，千万别伤它。”

谢朗自十岁起便是平王秦磊的陪读，与平王同行同止，与其胞妹——柔嘉公主秦妹也十分熟稔。他视她如同幼妹一般，向来不愿拂了她的意，此刻听她这般央求，便将右臂一摊。

侍从递上轻弓，他将箭头折去，眯起双眼，瞄准正在野鹿身上悠闲踱步的黑鸢子，控制好力道，黑翎长箭倏然而出。

柔嘉虽知箭头折去，黑鸢无性命之忧，但也有些担心，在长箭射出的一瞬便急急奔向野鹿。

谢朗箭一出手便知必中，轻弓在手中滴溜转了转，潇洒转身。转身一刹那，他面色忽变，急扑出去，抱住柔嘉翻滚于地。

柔嘉天旋地转，耳边听到野鹿的大叫及众人的惊呼呵斥，待被谢朗抱着滚开很远，再狼狈地坐起，仍不知发生了何事。

平王却在一边看得清清楚楚。

箭出那一刹那，黑鸢振翅而飞。

野鹿受惊，背脊微耸，这一箭结结实实地射在了它身上。

吃痛下它大叫一声，猛然挣开绳网，扬蹄站立。眼见奔过去的柔嘉就要被它的前蹄踏中，幸亏谢朗反应极快，将她抱离险境。

侍从们都是平王麾下精锐之士，忙一拥而上，将绳网拉紧，野鹿也再无力气挣扎。

待柔嘉反应过来发生了何事，她的纤腰正被谢朗有力的臂膀紧紧抱住，而她的头，也正依偎在他的颈窝。

她正在迷糊之时，平王大步过来，“柔嘉没吓着吧？”

谢朗扶着柔嘉站起，松开双手，笑道：“让她吓一吓也好，免得下次行事鲁莽。”

平王见柔嘉神情怔怔，小脸时红时白，忙摸了摸她的额头，“别真是吓着了，回去又得挨母后的责骂。”

柔嘉回过神，瞥了瞥身边的谢朗，面涌红晕，低声道：“皇兄放心，我没事。”

平王和谢朗也未在意她的异样。谢朗正要说话，“扑棱”轻响，黑影一闪，先前那头黑鸢竟再度从空中落下，仍旧在野鹿身上轻轻纵跃，跃得数下，仰头“咕噜”数声，似在嘲笑什么。



谢朗一击失手，本就不悦，此时见这黑鸢“挑衅嘲笑”，心头火起，冷声道：“今天不活捉了你这畜生，我就不是涑阳小谢！”

柔嘉忙道：“别伤它！”

“放心吧。”谢朗再取一支长箭，折去箭头，对准黑鸢。

箭影闪过，黑羽展翅，他这一箭仍射了个空。黑鸢在空中“哇”声大叫，似在炫耀着什么，盘旋数圈，向西飞去。

众人大感惊讶，谢朗世家子弟，自幼习武，其枪箭双绝在涑阳无人不知。有仰慕他的坊间女子，更是编了一首词，赞其风采，其中便有一句：寒剑雕翎，但看涑阳小谢。

今日他射擒这黑鸢，两度失手，平王觉得不对劲，见这黑鸢灵性十足，忙道：“小谢，这黑鸢子，只怕是有主之物……”

话刚出口，谢朗已跃身上马，黑衣黑骑，溅起一线灰尘，追着空中那道黑影疾驰而去。

平王还未下令，柔嘉也翻身上马，大呼道：“明远哥哥，等等我！”

黑鸢在空中时而展翅盘旋，时而拍翅低飞。

谢朗一心想生擒它，仍旧折断箭头，瞅准机会连射三箭，但仍被这黑鸢一一避开。

他少年心性，又素有些犟脾气，想起今日如果连一只扁毛畜生都拿不下，何谈他日沙场杀敌、为国效忠？眼见黑鸢越飞越高，一直向西，而它不时发出的叫声更像是在嘲笑他，谢朗恨得牙根痒痒，狠抽身下骏马，紧追不舍。

再追数里，黑鸢似是有些力乏，在空中低低盘旋，终于在一棵参天大树上收翅而立。谢朗也在树下拉住骏马，一人一鸟，静静对望。

见他不再弯弓搭箭，黑鸢似是放松了些，再过一阵，谢朗微微笑了笑，拨转马头。

黑鸢见谢朗拨转马头，示威似的叫了两声，见谢朗不理它，便低下头梳理羽毛。

它低头一瞬，谢朗猛然回身，双臂急举，白翎长箭如闪电般射出。

长箭出手，谢朗便咧嘴而笑。

却听有女子怒喝声传来，夹杂着尖细的啸声。一支短箭由右前方射来，竟快过他的箭势，在长箭快要射中黑鸢之际，将长箭击落。

黑鸢受惊，“哇”声大叫，扑闪着翅膀向下急落，扑入一人怀抱。